

岁月无法磨灭我们的记忆。看着眼前这张旧照片，我们的心灵再次受到强烈的震撼。它，真实记录了1950年代初部队官兵来琼修建海南中线公路的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勾起了我们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忆。

图片上，数十名健壮的勇士有的手握钢锹，有的拉着麻绳，齐心协力，一步步让树头“挪窝”。壮士们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冲天。这些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来的勇士，又投身于琼岛火热的筑路大战，一下由作战部队变成了一支建设大军。

“这样的修路场面我们最熟悉不过了，部队官兵为海南中线公路建设可是立了大功。”当年曾参与修建中线公路的建设者、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运输处原副处长符文安说。

符文安虽已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这张老照片勾起了他的回忆：“中线公路穿越部分原始森林，照片的背景就是一片森林。为了修路，就得搬掉一些树木。官兵们将巨树锯倒后，又用其他工具将树根斩断，然后，借助麻绳、钢镐和铁锹等工具，合力将树头连根拔起，为修路扫除障碍。”

透过这张老照片，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在筑路机械奇缺的情况下，修建海榆中线公路时是何等的艰难！

“为巩固国防，建设海南，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修建从海口到崖县榆林全长296公里的国防战备公路——海榆中线公路。这是海南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军委调派解放军工程兵某部近万名指战员挥师南下海南，海南区政府也征调了全岛10万民工，修筑海榆中线公路。”符文安回忆说。

符文安说，中线公路穿越阿陀岭、甘什岭等山脉，是海南岛上海拔最高的主干公路。

“施工中的‘硬骨头’都由部队来啃，部队官兵是先行军，他们在前面开山、炸石，当地民工则主要负责路基施工。可以说，这条公路，是广大军民用汗水和鲜血筑成的。”符文安说。

当年修路，主要靠扁担、锄头和铁锹

1952年10月，海榆中线公路开始施工，这是海南解放后的第一个大工程。

10万多名军民组成的筑路大军浩浩荡荡陆续开进了中部山区。从全岛各地应征过来的民工，挑着简单的行李，靠两条腿走到工地，日行夜宿，有的在路上竟走了整整一个星期。

中线公路穿越山高峰密、人烟稀少的五指山，山高谷深，荆棘丛生，要在崇山峻岭间修筑一条通行汽车的公路来，谈何容易！

“当时的施工机械很少，除了几台苏联造的推土机、压路机外，修路工具基本上是钢镐、铁锹、锄头、砍刀、扁担、背箕和为数不多的木轮手推车。可以说，中线公路是靠扁担、锄头和铁锹一米一米修出来的。”曾参与海榆中线公路建设的省公路勘察设计院原

1952年10月，10万多名军民组成的筑路大军开进中部山区，修筑海南解放后第一条上等级干线公路——海榆中线

走出硝烟投身筑路大战

本报记者 侯小健 通讯员 陈文忠



作战部队变成筑路大军

1952年8月，中央军委调派解放军工程兵某部近万名指战员挥师南下海南，与全岛10万民工共同修筑海南解放后第一条上等级干线公路——海榆中线。海榆中线是贯穿海南岛南北的一条重要国防公路，途经五指山区，地势险要，道路弯曲，施工非常困难。1954年12月19日，海榆中线公路的贯通，结束了中部五指山区自古以来不通公路的历史。海南军区历史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幸瑛 翻拍

院长，高工麦有田感慨地说。

屯昌公路分局83道班退休职工王恩全回忆说：“当时工地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茅草工棚，睡的床板是用小木条或竹片编排成的，咸鱼、萝卜干、粉丝就是下饭菜。”

面对重重困难，英勇的解放军和坚强的海南人民并没有低头。据符文安介绍，工程指挥部将民工队伍按大队、中队和小队编制，每个施工段驻扎一个民工中队配合部队施工。

“爆破、拓路基等险重任务基本由部队承担，民工们负责辅助工程，挖、挑土石方，铺出路基基层和路面。”符文安说。

据介绍，施工中最艰苦最危险的要数爆破开路。打炮眼时，因当时没有风钻机，往往

是一人双手握紧一根钢钎，另外两人分别抡起大铁锤砸钢钎凿炮眼。在线路通过悬崖峭壁的地段，战士们只好悬空作业，用长绳一头绑在人的腰间，另一头系住屋顶的大树上，从上吊下来在施工点凿打炮眼。一人两手各握着一支钢钎，另两人在两旁抡着大铁锤敲打。凿好炮眼、安装炸药、雷管，点燃导火索后，又赶紧吊上去。

“筑路基的土和碎石都是靠肩挑的，就连建桥用的上百斤重的石头也是靠人工从石场艰难抬到工地上。一个月下来，不少工人的肩膀磨破了皮，手脚也都起茧了。”符文安说。

就这样，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军民们团结奋斗，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蚂

蚁啃骨头”的精神，披荆斩棘，劈山开路，硬是在连绵险峻的山梁间拓出一条公路来。

每修建1.34公里，就有一名同志倒下

10米、20米……新修的路面向前延伸，每修建134公里，就有一名同志倒下。期间，共有221位指战员和民工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那片浸透了他们汗水的土地上。

“这条路是血肉筑成的。”麦有田声音哽咽，眼角噙满泪花。

麦有田回忆说，有一天，一位来自内地的技工在涉水过河时，上游河水突然暴涨，

顷刻间河水咆哮奔泻而下，技工被无情的洪水冲走了，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在修建永发大桥时，突遇暴雨，南渡江水位猛涨，在施工过程中，因天黑水急，一些官兵和民工不慎掉入江中被大水冲走。

陈福华老人还记得，在52公里处碾压下坡路面时，一名扶木架的民工不慎跌倒，不幸被石碾压成血淋淋的肉饼，那场面真的好惨！

“施工的部分路段原始森林密布，常常会有眼镜蛇、金环蛇、银环蛇等毒蛇出没，有3位同志就是被毒蛇舌咬死的。”符文安说，五指山地区是疟疾高发区，在施工中，有些官兵患了疟疾病，因医治不及时而丧生。

“当时药品很缺，只有药丸，基本上没有注射液。”符文安说。

为中部地区群众筑起康庄大道

人们永远记住这一天，1954年12月19日，全长296公里的海榆中线全线建成通车。经交通部验收，达到国内五级公路的水平，这是海南解放后第一条上等级的公路。

10万筑路军民用辛勤汗水和鲜血筑起了一条穿越崇山峻岭的交通大动脉，成为海南岛上海拔最高的主干公路。

毛泽东、朱德分别为海榆中线公路建成作了“加强防卫，巩固海南”和“好好建设公路，为造福人民与巩固国防而努力”的题词。

海榆中线公路的贯通，结束了中部五指山区自古以来不通公路的历史。“海榆中线公路的建成，是中部黎族、苗族同胞获得的第二次解放。”年逾八旬的琼中县长长征镇大朗村潘德庆老人说。

历经半世纪的风雨沧桑，几经改造，海榆中线已从当年的国内五级公路变为山区二级公路，平实的混凝土路面取代了过去坑洼不平的土路。如今驱车疾驰于海榆中线，心清神爽，绵长的公路穿越山区，两旁绿树葱茏，景色秀美。

为铭记烈士们的英雄业绩，党和政府修建了一座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毛泽东和朱德的题词，交通部1954年12月撰写的碑文及牺牲的烈士名单。每年清明，都有不少学生、干部群众怀着崇敬的心情，到纪念碑前为烈士们献花祭奠。

人们不会忘记在这场筑路大战中浴血奋战的221名先烈，他们用青春和生命铸就了一座历史丰碑，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彪炳青史。（本报海口8月12日讯）



蜿蜒在五指山区的公路。
摘自1959年6月《广东画报》



海榆中线通车后，驻岛官兵和人民群众又修建了海榆西干线的那大至八所、乌石至那大公路的部分路段。经两年多奋战，奠定了海南岛纵贯南北由东、中、西三条主干线构成的格局。



海榆中线通车不久，党和政府在公路起点——海口市秀英区修建了一座公路烈士纪念碑，将毛泽东和朱德的题词刻在碑上。图片由省交通运输厅提供

评论

观点

J 焦点网谈

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减少鲁迅作品

新闻：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更是引起疑惑：鲁迅的作品真的过时了？（8月12日《钱江晚报》）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害怕鲁迅，是因为中国现在缺乏这种精神。

——人民网友

教材应该体现时代特点，反映时代精神，一些鲁迅作品的确应该请出教材了，这就是与时俱进。

——搜狐网友

鲁迅一人就占了中学语文几篇课文，太不正常了，减少也合理。

——南海网友

南京国企管理层被指零成本私吞国有资产

新闻：近日，一份指证民营企业南京江宇集团11名自然人股东涉嫌侵占巨额国有资产、挪用2100万元国企资金、有虚假注册等多宗经济犯罪的举报材料，骤然把江宇集团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举报人杨海，自江宇集团成立之日即担任集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8月12日《经济参考报》）

学学俄罗斯，“让一夜暴富的人把钱都吐出来”！

——人民网友

查一查中国的亿万富豪，看看有多少是这样发达的？人民在流泪，富豪在狂欢！

——新华网友

这样的事查清楚太容易了，关键是不想查。人们拭目以待！

——网易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白领”，很多国企改制都是这样摸着河，捞着钱过来的。

——南海网友

T 头条评论

□ 赵志疆

近日，河南省荣阳市出台措施，要在全市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推举出5000多个慈善大使，荣阳市委书记杨福平宣布，要将荣阳打造成“慈善城市”。（8月11日《京华时报》）

此举的背景是，从今年1月份至今，荣

阳市慈善总会只筹集到100多万善款，大半年筹集到的钱还不到去年的1/8。于是，荣阳市慈善总会的倡议很快变成了荣阳市委、市政府的红头文件，荣阳市还为此组建了“以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四大班子领导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

慈善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然而在荣阳市此番大跃进式打造“慈善城市”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只有权力那只越俎代庖的手——不仅领导小组由当地主要领导带队，1000多个慈善组织也大都设置在各乡镇、各局委、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由这些部门的正职兼任负责人。本应属于社会团体的慈善组织被政府机构全盘取代，姑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一种行政资源浪费，这些“红顶慈善机构”如何筹集善款，是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架构中，在指标化管理的层层分配中，基层“红顶慈善机构”的压力可想而知。单纯以效率而言，强制募捐无疑要比任何一种筹资手段都更为便捷和高效，如果基层“红顶慈善机构”竞相热衷于此，哪里还有丝毫慈善文化的影子？

作为社会财富再次分配的一种途径，慈善强调的是有爱心、有财力的群体主动对他人提供帮助。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效益下滑，普通市民因此被推上慈善事业的前台。然而，工薪阶层难道不正是企业效

益下滑的直接受害者吗？所谓慈善文化，本就来源于民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而不是政府强硬的态度。政府推进慈善事业的重心显然不在于直接拉来多少善款，而在于如何扫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树立起健康的慈善文化，而无视民众疾苦的强制摊派只能适得其反。

“慈善资金不足”每每被当做权力越俎代庖的借口，问题是，慈善捐款只能作为福利保障资金的一种补充，作为民间的“养命钱”，福利保障资金为什么总是会出现“不足”？其中主要原因恐怕应归咎于公共财政的缺损——在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预算日益开支庞大的同时，用于社会福利保障等其

他方面的开支日渐萎缩。如果强制募捐成为公共财政缺损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时有发生强制募捐事件也就变得不那么令人难以理解。

与各类“领导小组”一样，“慈善领导小组”作为政府临时机构，终于也有解散的那一天，领导抽身而出之后，慈善事业怎么办？在这幕权力一手导演的闹剧中，慈善机构没有得到锻炼、管理机制没有得以完善、市民的慈善意识没有得到提高，因此也就使权力再次披挂上阵成为可能。这样的场景注定只能是徒增笑料，套用时下流行的句式——如此“被慈善”，怎能打造出“慈善城市”？

保护。如果有人不能忍受别人发来的低俗短信，甚至觉得自己受到了骚扰，可以私下地交涉；交涉无效，还可以打官司。在性骚扰等方面，法律或各地的法规已经或准备作出具体的规定。即使是短信传播了谣言，危害了公共秩序，那也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追究责任。无论如何，行政权力都不应该插手。

再者，是否喜欢编转“荤段子”等低俗信息是个人情趣的问题，而情趣的高低不是强力所能改变的。党政机关或社会团体可以倡导文明通信，褒奖高尚情操，但不能妨碍通信自由、侵害公民权利。不管超凡脱俗的人们喜不喜欢，都必须承认：在目前社会情趣总体上还不高的情况下，编发“荤段子”仍是一些人释放压抑、调剂生活的一种方式，在现阶段它是不可能被“彻底杜绝”的。

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三是，有碍市场法治建设。市场是自由开放的，但又应受到必要的法律制约，如果法律对违法经营网开一面，厚此薄彼很可能引发其他企业对市场法治的不信任，进而导致破坏市场法治建设，影响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制环境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大学生创业者来说也不例外，守法经营是一个企业创业的底线，相关部门一开始就循循善诱地培养企业这种经营理念，而不是纵容企业违法。

还原市场的本真面目，就是法除行政过多干涉的影子。诚然大学生创业步履维艰，但相关部门也只能在法律和市场允许范围内给予政策的引导，得失的传授，资金的支持，更多难题还需大学生创业者独自面对，去直面市场的千锤百炼。

480个会议能杜绝“荤段子”吗？

□ 盛大林

为彻底杜绝低俗信息的传播，河北省深泽县从7月10日开始，在全县党员中开展了“低俗信息危害之我见”专题讨论活动，截至目前，该县已召开专题讨论会480多个，共青团、妇联等有关社会团体向全县发出自觉抵制黄色手机信息的倡议25个……（8月10日《人民日报》）

眼镜掉了吗？反正我是大跌眼镜了。我当然知道“荤段子”是低俗的，至少是不高雅的，但万万没有想到它会严重到党委政府严厉查禁甚至为之开展一场专

项治理“运动”的程度。何至于此？于法何据？

据报道，深泽县此次治理的要么是色情信息，要么是“与人事变动有关的小道消息、虚假信息”。也许后者才是县领导最为不喜的，可是，即使管住了手机短信，怎么管口口相传、书信往来呢？深泽县总不能连传统书信和电子邮件都要监控吧？

县委宣传部称，“县里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置这些小道消息，并不涉及侵犯公众的信息自由。”可我怎么也想不出哪部法律法规规定党政机关可以查看公民的通信内容，倒是在《宪法》中查到明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

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通常情况下，编发“荤段子”既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也不会涉嫌刑事犯罪，即使涉及到到国家安全和刑事犯罪，也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检查公民的通信内容，深泽县的纪委和监察部门凭什么插手呢？

手机短信是一种新的通信形式，它与传统的书信以及电子邮件一样，其内容应该属于个人之间的隐私，应该受到法律的

失去市场，这样企业还能走多远。

二是，有碍市场规律。市场经济有自身运行轨迹，不允许行政过多干预，公平竞争、诚信经营是市场良性运作的基本规则，允许初创业的大学生老板轻微犯错，这对大学生来说是厚爱，可是对市场其他经营者来说就是不公平，很可能侵害他们应得的利益。再说大学生创业轻微违规可以豁免，其他人为什么不可？譬如低保户、下岗工人、待岗人员等特殊人群他们创业不也应享有豁免权吗？因此，市场问题还是回归到让市场来调节、消化，人为干涉，会破坏了市场本身运行秩序，其对社会的

大学生创业还是少些“豁免权”为好

□ 杨红兵

为鼓励大学生创业，成都市新都区在优化创业政策环境时施行行政告诫制度：大学生在创业初期，若公司经营行为存在轻微违法、违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且能主动纠正的，将免于经济处罚。（8月10日《深圳商报》）

实事求是地说，大学生创业起步就不易，再加之对政策、法律的施行环境还不甚了解，经验匮乏，难免会有触犯法律之举措。行政告诫制度和不罚款凸显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执法理念，政府的初衷无疑是值得肯定。但如果放在客观、公开、公平的市场下审视，值得商榷。以笔者之见，至少有三点疑虑：

一是，有诱导大学生创业者形成投机的经营观。宽容“超范围经营、夸大宣传”之过，大学生就很可能以低成本的违法获得额外的经营收益，久而久之的不仅不利于培养其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而且可能助长其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的扭曲致富观。从大学生创业的前景来看，如果虚假宣传不受到严惩，一旦产品流散到市场，受害的就是消费者，而一旦失去消费者的信任，意味着

奥数难禁根在利益链

□ 燕 农

要致富，教奥数——奥数不但肥了教育培训机构和老师，还形成了教材出版、房屋租赁等行业在内的庞大的“奥数经济”产业链，成名的奥数名师“两个月就赚下了一套房子的首期”。（8月9日《信息时报》）

对于奥数屡禁不绝的原因，有识之士们贡献了不少见解，有的认为是名校择校的风气所致，有的直指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这些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然在我看来，主要还是教育产业化背后的利益冲动挥之不去，而我们恰恰又缺乏抑制这股冲动劲儿的有效制度。

政府三令五申，真的禁不住奥数产业化的冲动么？我看不是禁不住，而是执行禁令的人没有好好禁，或者根本禁不好。产业的利益有多大，政策的执行就有多难。通过庞大的“奥数经济”产业链，首先看到的就是教育部门个别人士、学校、老师形成的利益群体，谁舍得在升学考试中，不给奥数这门“山寨课”一个生存的空间？

奥数只是教育市场中一条大家分而食之的鱼罢了，其他没有被深挖出来的鱼，还在教育产业化的市场上烹煮着呢。所以，仅仅就事论事地批判奥数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遏制教育产业化才是根本出路。否则，奥数倒了，还有奥数、奥数倒了，还有其他特等奖，没完没了，批都批不过来。真正尊重教育，首先需从尊重孩子，减轻孩子负担开始，总想让孩子们从书海里源源不断地变出钱来，才是真正的竭泽而渔。